



我的引路人

海 默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我的引路人

海默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包括十個短篇。“我的引路人”、“報仇”、“深山里的菊花”、“四嫂子”四篇，是關於抗日戰爭的回忆，從這些激情的回忆里，可以讀到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鬥爭故事。“新帽子和班長的琵琶”、“證明信”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兩個故事，在這兩個故事中，作者刻劃出了兩個年青的志願軍戰士的英雄形象。其他四篇，則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，反映了全國解放後，工人、農民、知識青年建設祖國的热情，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所作出的不平凡的貢獻。

封面設計：武 森

我的引路人

海 歌 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十二條老君堂十一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 5 3/8印張 124,000字

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6,000 定價(6)0.55元

題 記

写慣了小說初次写戏，最大的困难大概是怎样把叙述变成有才智的对话。可是写慣了戏又去学写小說，能把对话变成有兴味的叙述，对我說来似乎更困难得多。戏剧和散文，本来是一个天平的两端，硬要压低那边說这边高岂不多余。

我每逢讀到散文大师优美的文体，就不禁要撕毀自己的試稿，再也不敢妄想去嘗試了。后来还是因为写了几部拙戏，使剧团拒絕了上演，才鋌而走險，又試从小說中寻求出路。于是陆續写了若干篇，就在这里收成一集。

集子中，前四篇是抗日战争的回忆，其次兩篇是朝鮮战争中的故事，再次三篇是合作化高潮到来时的特写，最后一篇是写的森林中的老工人。

从写戏到写小說，是一杂。集子中的内容：有工、有农、有兵、有历史，又是一杂。別人能称为真正的作家，而我自己則只配称杂作者。不过想到杂技也很受群众欢迎，自忖起来，“杂”亦无不可。

好在这种“杂”也恰恰說明了几年来的足迹所至。几年来，我一直“奉命写作”的，奉命赴朝鮮、奉命去农村、奉命进森林、奉命訪工人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、革命者，我絲毫不觉得这种奉党的命是耻辱，而且觉得是最大的光荣。奉命写作未尝不可以写出点有用的东西来，只要自己平素有所准备，准备作为一个战斗者去参加这个时代的政治斗争，准备去描写这个时代发生的各种事物，那

么,命之所至,有备而赴,仍可以随心所欲,使自己所写的不是那样被責为概念、空洞,而是能够反映这一时代的生活。当然,我作得还太差,其原因是准备差,平素疏懶,临事則显得慌乱无措。

几年来,写的多是戏剧、电影剧本,也写过一个長篇报告,这些短篇,則都是上述創作中的副产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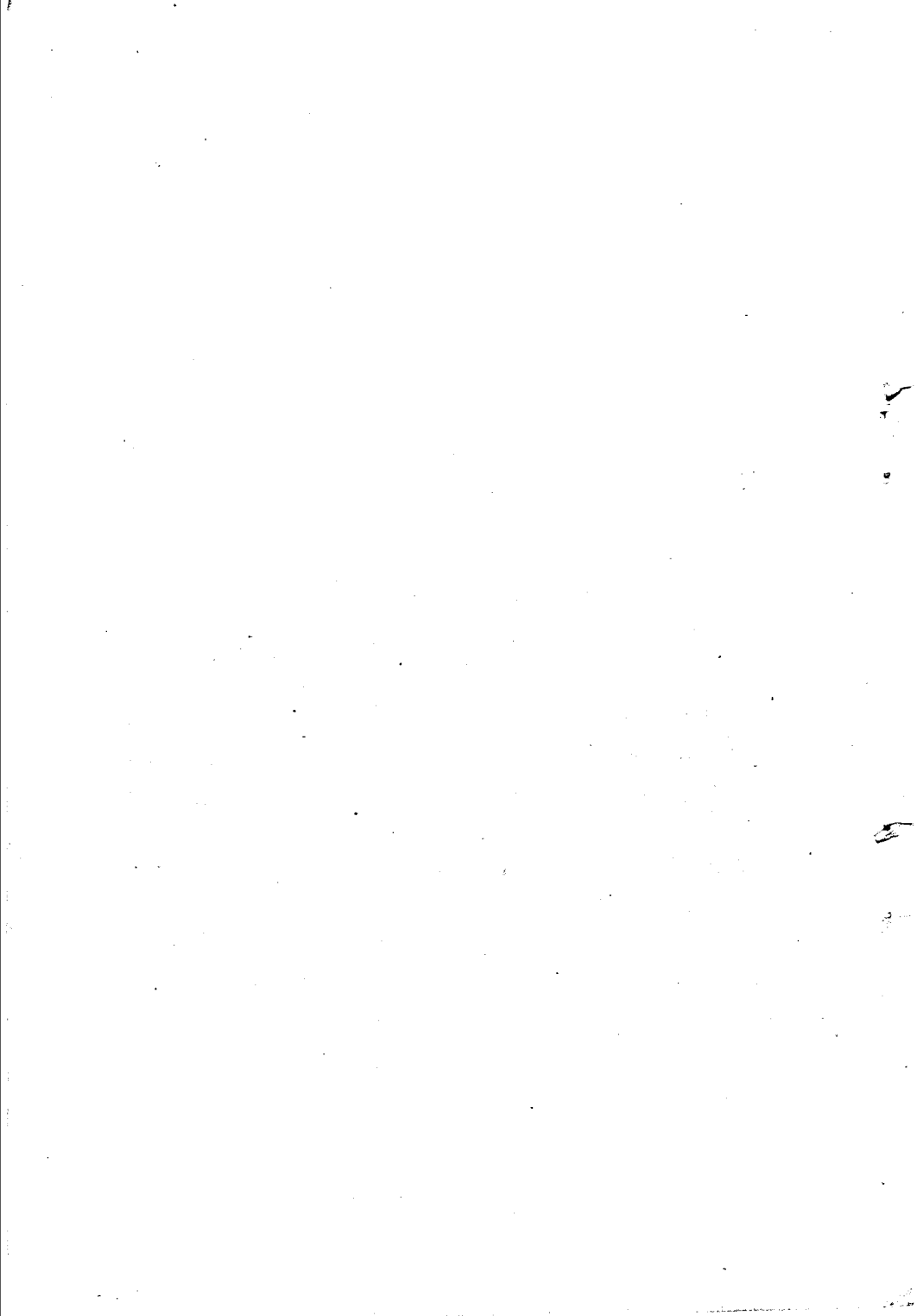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今后能由此副业轉为正业,或者是半正业,則这些时候的嘗試还是有益的了。是以“引路”为題。

作者

1957年8月28日

目 次

我的引路人.....	9
报仇.....	29
深山里的菊花.....	36
四嫂子.....	43
新帽子和班長的琵琶.....	64
証明信.....	83
联合收割机的威力.....	99
刘桂蘭和“黑社”.....	108
从城里来的姑娘.....	115
森林中的足迹.....	126



我的引路人

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老馬。

想到今天和未來的生活，想到我能夠有革命者的驕傲，特別是想到自己的心靈里還保持着一种正直和崇高的情感，首先我不能不想到老馬。

老馬同志，你現在在哪里啊？

1

1941年春天，我們四個人，離開淪陷的北平到解放區去。

那時我們都是育英中學的學生。臨出發的前一天，地下黨的一位同志把我們四個人找到一起，地址就在育英四院小樓後面那個夾道里。那時同學們正在操場上作遊戲，我們的心早飛到那轟轟烈烈的抗日事業中去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們按照昨天下午規定好的路線，到前門登上公共汽車，出發奔向小湯山。

汽車中的乘客不多，而且只有我們四個是學生打扮。

這次出發，我們準備得都很充分。有人問，我們就偽稱到妙峰山去進香。每人帶了一個小行李包，此外還帶了些罐頭、香腸和麵包。為了增加“卡路里”，使走路有力量，我昨天下午沒吃飯，全部吃的雞蛋，到今天為止，我已吃了二十七個雞蛋了。因此，上了汽

車之后，不断地打嗝儿。

这一天的天气不算坏，过了芦沟桥，晨雾就消退了。要不是汽車不断播揚着塵土，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可以欣賞一番的。

小湯山这地方我們都是第一次来，听说这儿风景很幽美，可是迎接我們的却是日本大兵的盤問。

幸亏同行的郭同志帶了一只“挨克发”照象机救了我們的駕。日本人都爱照象，尤其是这些駐軍，大概也闲得无聊，一听说我們可以給他們照象，这七、八个大兵立刻就在他們駐扎的一个学校門口拉开了架式。个个都是一号的姿势，挺直腰，瞪着眼，兩手扶住兩膝坐下来。我看着很想笑，覺得他們都象城隍庙里被大雨淋得褪了色的小鬼。郭同志的照象机里并没裝膠卷，因此他也很慷慨，照了一張又一張，折騰得这些日本兵出了不少洋相。照象后，我們又送了他們几个罐頭。廚川白村写过：“乡紳的日本啊！”，这话有些道理，起碼这几个人是爱小便宜的。就这样我們取得了旅行的自由，这自由直到后来有位警察来攔阻我們往山里走时还发生着效力。我們告訴警察說：“日本人答应了。”可是这位警察更精，他却說：“好！去吧！我明白你們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！給我捎个話，問八路好！”

从小湯山温泉进了山，根据路綫我們必須出村后見到第二个山口往左拐，在那儿，有人等我們。然而我們这些人都对“山”太不了解，什么叫山口，对我却是抽象的，当見到具体的山时，觉得到处都象山口，于是一下子就走入歧途了。

我們进了山，很久也沒发现迎接我們的人。恰巧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声巨响。还没等我們分辨这是什么声音，这种巨响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震耳了，接着，在我們身旁不远发生了兩次激烈的爆炸。幸好这时看見远远有一处人家，我們忙奔他們家躲避。这家是养蜂的，他們告訴我們剛才的声音是日本人在打靶。

象我們这样打扮又帶着这样些行李的人，一下子被院里的人包圍起来了。人們一方面是好奇，一方面是戒备，紛紛盤問我們的来历。我們当然是照着老話說：“到妙峰山去进香，走錯路了。”我們一面講，一面請他們帶路。这时，走出一个青年說：“好，我正要找我哥哥去，跟我走吧。”

“这是个什么人呢？我們能跟他去嗎？”这个矛盾对于我們几个人是重大考驗，有人就胆怯了，想返回去，有人坚决主張冒險往前走。我們几个人开了个小会，最后决定随他去，不过我們提出个条件：不能走村子，只走野外。

現在想起来这个条件是十分幼稚的。如那人有問題，一下子就暴露我們的身份了；如无問題，走村內又何妨。更幼稚的是我在路上还偷偷揣了一块尖利的石头，准备发生意外时把那人打死，結果这石头只使我增加了些負担。

从养蜂場走出不远，那位青年就回头对我們笑起来。他走两步回头对我們笑一笑，笑得我們止不住心跳。那时觉得这个人狡极了，好象他的眼神都是阴險的。

又走了一陣，他又回头向我們笑了笑，然后他先坐了下來：“歇歇吧！”他說。

“不！咱們快走吧！”我們說。看，我們這話仍然是那样缺乏經驗。

“算了！別怕了，前面沒有日本人了！”

他這一說，我們都楞住了，这使得我們更狐疑不定了。

那个青年又扫視了我們一眼，然后說：“你們放心，我兄弟也在那边。”

“哪一边？”我們問。

“还能有哪边！”他說。說完他站了起来。我們更加莫名其妙，都想打退堂鼓了，可是誰也沒办法再提出这个問題。

后面一段路走得更叫人担心。拐了几个弯之后，他竟把我们领到了一个村子边上。我一看，突然心跳起来，马上把手伸进口袋中摸到了那块石头。“不行，我们不进村里！”其他几个人也提出了意见。

青年温和地笑了笑：“你们放心吧，马上就要爬山了，要是不先喝口水，一步也走不了！何况，你们也得吃点饭啊！”

可不是，现在已经晌午了，我从早晨起来，除了五个鸡蛋，别的任何东西也没吃。可是，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？他会是接我们的人吗？如果是接我们的人，为什么又不打规定的暗号呢？

反正，人到这种关头，都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气，我们就这样随他进了村子。他领我们进村后，找了一家菜园让我们歇下来。他说他去为我们烧水，让我们在木床上先睡一觉。但没有一个人敢睡，奇怪的是这时我们四个人谁也没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，那时我只是直瞪着眼看着门外，等待着进来一批日本士兵或警察。而且对策我都想好了，他们一定先叫：“举起手来”，我就一个箭步，先踢倒一个人，然后抓过一条枪来和他们硬拚。天晓得我这愚蠢的计划，我那时连枪还都不会放呢！

停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了铁器的声音，我的心通通跳起来，我不自觉地一把抓住了郭同志的手，我发现他的手也在抖着。稍停，果然一个持枪的影子从纸糊的窗子上出现了。我们不约而同地跳下地来。这时，哗啦一声，门一推，青年一步跨进来了。

“你们为什么都不睡呢？”他笑着说：“看，这下子好了，我借来一支土炮，可能咱们要赶黑路，小心有狼！”

他说完这些话，大概是发现我们不信任的眼光了，于是他走到我们跟前问道：“你们认识老马吗？”

这更是奇怪的问题了。“老马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你们这些人都归老马接送！”他说着又出去把一壶开水提了

进来，“喝吧！今天早上我还看见老馬往小湯山那边去了。你們沒听說过老馬嗎？嘿，頂頂大名的老馬，这一帶老百姓沒有不認得他的，連小湯山的警察都認得他。他从来是帶着二把盒子随便出进。誰要檢查他，他就拍拍盒子枪：‘帶着呢！’我猜老馬是接你們去了，为什么沒碰上呢？”

他虽然这样說，我們還沒敢承認我們是干什么的，然而他的話却使人想起我們早上遇見的那个警察。要真是老馬去接我們，那位警察也許会告訴他吧！他也許会很快赶回来吧！

我們对这位青年虽然还不信任，但对沒見面的老馬却开始有了信任。

2

往年，这个季节，妙峰山上的香客早該絡繹不絕了。几时在北京街上看見的那些少林五虎棍的行列，那些包着黃头巾、胳膊和腿上穿了紡車錠子的善男信女，听說都是到这儿来的。今天我們連一个香客也沒看見。唯一的信徒却是我們，然而我們不是佛家的信徒，却是共产党的信徒。

我們終于还是担着极大的惊險随着这位青年上了山。又走了一阵之后，由于这青年講的老馬的故事，我們就从抽象地信任那位未見面的老馬轉而信任这位青年了。

上山一路出的洋相是不少的。从相信了这位青年起，我們就开始活跃起来。我們最初虽然有点累，但还有余力欣赏郊外的山景。我記得我还有意无意间掐了不少小黃花，准备献給在我們身后突然追来的帶路人——老馬。可是又走过一程，我們身上背的东西不知不觉都轉移到那位青年的肩上去。說来也可笑，开始青年要幫我們背，我們还有点自尊心，等到后来，这自尊心就被疲

勞代替了，都盼望他先替自己拿。人到了不能顧全自己的時候，就連自私也不想掩蓋了。

幸好妙峰山的路全部是用石塊鋪成的階梯。到最後我們幾乎是每爬一階歇一下。慢慢地，天也黑了下來。這時我們連那些罐頭和零星物品也撒光了，每人只剩下一包衣物。紅日完全沉下山頭的時候，我們剛看見了山最高處那座廟。青年鼓勵我們：“看見沒有？八路軍經常住在這個廟里。”

這句話頗有作用。八路軍這稱號，那時對我們是既神秘又富於傳奇性。在出發前，我曾看到過上海秘密發行的小冊子，在那類小冊子上，我見過一張插畫，畫着延安魯藝的學生們在聽課，畫面上的人都穿着軍裝，有男有女，大家自由地坐着或是背靠背倚着。此外我還記得史諾的“西北印象記”上的革命生活的描繪。青年這樣一講，立刻感到身上出現了一種奇異的魔力。大概其他同志也這樣，我們就借助着這熱力一股作氣追着落霞登上了山頂。

“八路軍在哪兒呢？”我們很天真地問這個青年。

他笑了：“我說的是有時候來。”他說完指指山那邊不遠的一個小村子：“看見沒有？咱們今天晚上住在哪兒！”

我們到達那個小村子時已是半夜了，山路看着近，走起來沒有准兒。我們到達之後，簡直就象個死人一樣，也不看看到了什麼地方，也不再考慮這位青年可靠與否，倒在老鄉的炕上就睡着了。

等我們醒來的時候，屋子裡已經擠滿了人。這是些什麼人啊？什麼時候來的呀？那位青年還不住地推着我們說：“快！醒醒吧！醒醒吧！”其實我睜開眼了，然而有點不信任自己的眼睛。這時屋裡已點起一盞豆油燈，所有的人都穿着便衣，有的腦袋上戴着禮帽，有的包着手巾，每人身上都有一個灰布袋子，事後我知道這是子彈袋。人們有的躺在我們腳下，有的倚在炕邊，有的坐在地上。一切都象作了一個怪夢，我們四個人都坐起來了。正在這時候，門

口的人讓了一下，走進一個穿長大褂的人來，他進來之後，先向地上的人們揮了一下手，有些人躲出去了，然後他問我們：“你們幾個人中誰是領頭的？”

還沒等我們答話，青年先說了：“這位是游擊隊的參謀長張清華同志，你們不是找八路軍嗎？這兒的人都是！”

郭同志立刻從炕上下來，先掏出兩枝煙，張清華一看忙掏出一盒火柴，一連划着了三根，於是他向我們說：“同志們，辛苦了！”

“同志！”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見這樣的稱呼，這是個多么充滿幻想和希望的字眼，這字眼在當時是非常迷人的，我們有位同志一聽見就流下淚來了。

“你們沒遇見老馬嗎？”張清華問我們。

又是提出老馬，可見是我們自己走錯路了。然而這個老馬到底是怎樣的人呢？

正說着，房東大嫂端進一大盆湯來。

“沒有糧食，”大嫂說，“好容易借了點包米面摻了點糠和樹叶子，你們城裡人吃不慣吧？”

這是我們吃的第一頓革命飯，也許是走累了，餓急了，飯雖然有點苦，可是吃着很香，我連着吃了三大碗。

吃飯時，張清華告訴我們，他們是專為接我們來的。這句話給我們一種極大的溫暖，我們都覺得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，張清華大概看出了這點，於是補充說：“你們不要過意不去，這就是我們的工作，看見沒有？”他又指了指那位青年說：“從這兒直到北京城裡，都有咱們的人，革命需要人哪，特別需要有文化的人。”

他說到這兒，突然村外傳來一陣狗叫聲，屋裡的戰士們都習慣地立刻站起來，有的拿起槍跑了出去。張清華聽了聽，回頭又叫我們坐下：“不要緊，這周圍的村子我們都有聯繫，敵人一來，我們早就知道了。”

按說这些都是平常的事件，但对我们初到解放区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感到那样新鲜和有鼓动力。这时我们似乎也不大累了，总想多听听，多知道一些。

又停了一会儿，窗外传来人声，

“老马来啦？”

“嘿！怎么老马才到啊？”

说着，门帘一掀，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瘦小得出奇，从打扮上看有点不象好人，他头上戴了顶瓜皮帽，身上穿了件对襟青夹襖，这大襖長到膝盖上。他一进屋先向張清华打了个敬礼，敬礼完，手在帽边拐了个弯，一伸手把張清华的烟卷取走了。他把烟迅速在嘴上吸了一口，然后看了看我们这四个奇装异服的人，立刻不客气地说道：“嘿，就是你们这四位二大爷啊！可把我坑苦了，叫我一直等到天黑！幸亏老警察告诉我……”

我一听吃了一惊，这简直是个神人，我们走了一天零半宿，他不到四小时就赶来了！

張清华好象很欣赏似地微笑地看着他，等他说完，馬上頂了他一句：“是不是又鑽到哪儿喝酒去了？”

老馬沒回答，張着嘴向張清华哈了兩口气。張清华推他的腦袋一把，然后扶着他的肩膀說道：“这就是老馬！”

“老馬是我，我是老馬，我这个馬專門馱人的！”

他的这个自我介绍使我们大家都笑了。笑了一阵之后，張清华指着我們說：“这四个人交給你，从今天起一切由你負責，負責交到平西司令部蕭司令那儿！”

“是！”唯独这个“是”字老馬說得严肃了一些，而且是立正說的，說完他轉向我們拍了拍自己的头說：“我这一个腦袋保你們四个腦袋！放心吧！”

最后張清华又严肃地补了一句：“明天就得出发，敌人可能要